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

第二十卷

古吳軒出版社

文懷沙 ◆ 主編

隋唐文明

第二十卷

上海大學「大學叢書」

古吳軒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唐文明／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編纂委員會編

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12

ISBN 7-80574-857-8

I. 隋… II. ①文… ②隋… III. 古籍—匯編—中

國—隋唐時代 N.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2009號

責任編輯：尹劍峰 陳雪春

馮立高 穎

裝幀設計：周晨

責任印刷：何潔 蔣家宏

書名：隋唐文明
編：文懷沙
出版發行：古吳軒出版社

地址：蘇州市十梓街458號

郵編：215006

電話：0512-65232286

傳真：0512-65220750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本：889×1194 1/16

開印張：4027.5

總印數：1000冊

版次：2005年3月第1版

印次：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號：ISBN 7-80574-857-8/K·001

定價：38000.00圓(全100卷)

隋唐文明

第二十卷目錄

舊唐書匯證二

宋本舊唐書二百卷(二)(卷八三至二〇〇)

〔後晉〕劉昫等撰

三

舊唐書匯證

二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劉 昫 等修
開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蔣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越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悅之謂曰昔稱汝穎多奇士故非謬也今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密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遠策於太宗曰日月追力盡計窮勣首面縛勣足可待建德速來助虐虜機選阻絕止是天喪之時請國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遷員外郎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爲大府少卿轉

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輿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漠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者生口七百盡遷之焉者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拂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顯書勞之曰卿伐焉耆孝恪爲王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特遠憑深敗振叛逆御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難行罰罪取其堅壁管不崇朝再解遊魂遂無遺寇細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爲昆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因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未實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率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慮

那利率衆率衆萬餘降臣與城內降胡衆復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

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旋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情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將軍仍賜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蘭社蘭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處所屠謂自貽伊咎耳次子待詔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庫人貴宰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死除名少子待詔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軍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顏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勸緣邊諸州遞相承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穀十萬斛邊糧益饒

唐書三

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贖遂免飢饉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恩結部豪貧窮難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破北旣親屬分任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網紀羈縻而已及或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勸靜儉軍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前啓願而以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嘗田每年豐熟處其私蓄富實生驕侈表請和羅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還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平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阻及伐而木深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旱好惡山險易以爲畏懼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兵自新城路遂擊之莫離支竟不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遂擊之莫離支竟不致出儉因進兵遂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永徽

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諡曰密微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大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承徵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康謹周慎羽林屯兵督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公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恭葬郿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蘇定方異州武邑人也父嘗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計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宦建德建德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後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覲覲初高祖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干破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

二

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選授左武候中郎將承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軍總管至應婆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掩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知節別部單臣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弃甲仗絁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疲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方謂知節曰日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賊兵疲遂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為大將關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因勢又度脫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馬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

唐書卷三十三

四

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權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迎統衆湖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頗獨相以衆萬餘快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林屋闕嚕備金提蝦獸鼠尼施處半蝦處木昆屈律蝦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携稍外向親追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進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林屋等五努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處不具屈律蝦數百騎西走餘五出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至運軍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于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至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于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為州縣極于西海定方以功遷

唐書卷三十三

四

身見在叔提兵馬即擣高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陰卒登城建帳於是泰開門頭賴其大將欄植又將義慈來降泰子隆昇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尚書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典言及此不覺蹙眉遽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謂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一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雙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

唐書三

五

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鎗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止門長上拜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閭外之寄寡欲抽擢驍雄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門長偃至衝突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擢足逐逐門枕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震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耳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計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伏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賀魯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資即是於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

東其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定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橋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義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使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諸降仁貴意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磔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季等迎接之男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衆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

唐書三

六

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繁衆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買勇致斯捷宜善建功業金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我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衆風震信一時遂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牟勣大合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修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遷婆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都城鎮守取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島海仁貴謂待封曰島海險遠軍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輜重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

河口遇賊擊破之新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迨至烏海城以俟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選擊待封敗走趨山軍報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和仁貴款曰今年歲在庚辰軍行逆歲都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生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難林道愔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官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比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若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大非川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二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為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

七

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龕冢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名州平恩人也父名據大業末仕嘗建德為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拜建德歸國高祖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振威郡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郡八十里閭婦人有乳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郡人感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路而劉黑闥陷洛州名振振與刺史陳君實同拔歸國母潘妻李在洛為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振又從太宗計黑闥時黑闥於其貝倉瀋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振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都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名州刺史太宗時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言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頓首謝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每見別喚餘人猶顏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調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

八

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為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顯山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一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毅授少隨父征討以舅力開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安原史詔急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陳曹懷舜等相次戰賊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為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問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潛之黨據興城及偽稱王號署百官又進寇經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為瀟陵王立豫王

九

為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為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為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為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經御威信大行徧稱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潛相應援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安祿聞務挺死所在宴舉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末微聞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與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碑善騎射力過人大業末聚衆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為忽碑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返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後魏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遊吾入為右武侯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獫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

加也朕當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號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開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屬年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遠使趙才將軍兄坐為朝野所笑傳為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敗亦為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為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鈴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勳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為恒既未盡善舉眾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張雄謀哉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為

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恤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傑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禦爾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與逢時立功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榮三代執金不亦美乎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蔣務挺微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千光虔

等修

劉仁軌字州尉人也也少恭謹好學遇南喪亂不違事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南道大使官公任環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字環甚異之遂亦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意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諫喻期不可再犯軍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特幸同州校獵屬收獲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天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葛藟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宜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為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敕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公草木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巨野十分緣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木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喫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很恨臣願陛下少留萬葉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捷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全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太宗征遼今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劾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耶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鹿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為僧道琛舊將福信平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為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常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聞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

而福信殺琛併其兵馬招誘下叛其勢益強仁軌乃與仁願合軍
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
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墾共其地守若金穀乏敕諸卿
等留鎮之義夫且停役若其不須固即拔就新墾也特士咸欲西歸仁軌
奉秋之義大夫出師有可以安社稷復國家事之可也況在滄海之
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而備
預甚嚴立殲戎拔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兵起戰而有勝士卒
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間張形勢飛報聞上更請兵松戰延知其有成
必當出師命將整接線接凶逆自殲非直不戢成功實永永清海外
今平壤之軍既迴能津又拔則百濟餘寇不日更與高麗通款何時
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入新羅又
是坐客脫不如意惟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甯獨惑外合
內離雖張甚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

之時扶鉢豐及福信等以具覬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鑿堦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以拒羅運糧之路俄而鉢豐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衛將軍岑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軌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羅留城羅留賊之巢穴詳究所聚殘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羅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軌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奕扶鉢陸軍水軍及樓船自能津江舟四百艘陸軍兩趣羅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其舟廿四白江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鉢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鉢忠勝忠志等華士女及倭衆并脫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邊文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累當常之自獻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羅信至是率其衆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

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賂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當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叛必滅因機授兵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還授官拜其妻于丁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執鈞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殍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遷理弔祭之修錄戶口置宣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陴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遺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新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仁師然也對曰劉仁軌之前使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所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起召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奉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拜琅錄用授之刺舉又如加連率材輕職重受實異深常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

唐傳五十四
三

久在海外外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且狀封秦伏願詳察臣
見在兵墓半尸沉重者多勇便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
西歸無心展効聞投在海西見百姓人入投募爭欲征行乃有
用官府無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儻敢報臣云
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
事者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過亡者官贈與其子弟從願
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來渡海者即得一轉軀官從
慶五年以後經東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少壯家有錢
財亦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平壤得脫無錢途者雖是老弱推背
來顯慶五年破百濟數次向平壤苦戰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
官重賞自方購募無極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禁錮破斃
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歟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
非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投數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數
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

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成就功業臣聞
琴瑟不調政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
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
單露並報臣遣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
朝陽營津又遣來去運糧步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勸責見在兵募家
家軍需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裘且得一年充事來年秋
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珍減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
在南百濟高麗舊相寬援倭人雖逐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選成一國
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
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勦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稟寬
明勸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俟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
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
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捷折衝萬里模範戰艦已到石頭賈元王
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

唐傳三

四

五

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倭猶欲苦繩王濬
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
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
齊奮果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
事無入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敢奄忽長逝恨懷九泉
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
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龍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
隆之弟也是時住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
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表言之於州司
請曆日一卷并七爛諱人怪其故答曰擬計平遼海嶺示國家正朔
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
濟毗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
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
大使兼沮江道檢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獲章一年軍迴以疾辭

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
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羅林道大槐軍東伐
新羅仁軌率兵徑度孤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
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
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
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
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莫可高宗違命敬
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承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
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
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
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為
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
守事仁軌後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

唐傳三

五

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賀望書往京慰喻之今日日以皇帝諒闇不
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勩誠後表辭表疾怪望既多徇徇失據又云
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
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同然靜而思之是
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邁具瞻願以臣救
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奉養年八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
赴尹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資封三百
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居每見賞賚時故人不敢布衣之舊初
為陳倉尉計日上表天網謂曰君終當位郡公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
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輾轉見君聞者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
中舍人垂拱二年為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春
宮舊家追贈太尉濬子晃開元中為秘書省少監表請為仁軌立碑
諡曰文獻史臣書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

接人以收物樂裁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勳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過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蕡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大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還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從胎前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徐州刺史封觀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徐州父之故吏贈送甚厚僅滿千餘邑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觀山縣公兄弟萬陸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取為王官遂娶官歸耕父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王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高麗反叛詔司空勳為涇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櫓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

威乎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曜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為君王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奇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非良有以也欲稍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為太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子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奔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

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教化不可以太急太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獮于位人之攸暨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惡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惠伽何遜多受詔合長年藥尚宗將領之處俊說曰脩短有命未聞萬乘之王輕服香衣之藥前貞觀末年先帝命婆羅門僧那羅遜婆安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東夷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如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後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大常音樂分為東西兩閣帝令雍王賢為東閣周王諱為西閣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不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表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諫非眾人所及也遂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為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二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誦見子天下則取怪人昔魏文帝嘗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祿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臣益其得大臣之體侍中平

恩公許國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瑄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設助軍詔受其絹萬疋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都富若田彭處俊還太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其舊傳之額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說雖極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事係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棄憂國忘家今既亡之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絲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絲祭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秘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謂賜及葬還之事高宗不許待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復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過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

唐書志

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焚屍體處俊亦生斷指取恨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說於則天之代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瑯琊郡公祖定高祖郡守裴封瑯琊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基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今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學士公瑜於昭儀母樊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還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其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

軍書嘗以綸素自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用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輕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盟詔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校管軍又為秦州鎮撫右軍校管軍受元帥周元節度使西連和吐蕃姓可汗阿史那固延都支及李道衡勳善落得安西傳和吐蕃姓可汗欲發兵計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換干戈未息敢乞審禮失律長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實在京堂差使使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碛屬風沙晦暗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井還俄而雲收風解行儉百步水軍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聚皆悅服比之武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家僮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曰曰今正炎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聚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後難

唐書志

還京鞏無時變忘今因是行欲尋舊實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收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支聞報似非計襲顧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進問通謀款中擬拒漢使幸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鎮其精騎輕騎晚夜前進將虜進途中果獲都支遣使與進問便同來行儉釋進問行人今先往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還問尋復來降於是將吏以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還館而還高宗嘉之曰比以西服未血刃而眾皆殄滅伐叛服深副朕委重又賜宴餞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眾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為所敗於是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將軍

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聰等檢三十餘萬連日數千里並受行檢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有也檄行兗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許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蔽兵數百人援軍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麓兵并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饋遺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視下營接野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檢不從更令促之於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大餘將士莫不數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檢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爲可汗泥歎蜀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倭狼山行檢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檢復擒諸軍計之頻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問說伏念與溫傳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檢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

唐書五十四

十

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或來自行檢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軍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蓋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檢之功總管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檢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檢數日渾淪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勳封開善縣公永淳元年十月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檢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檢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十年間侍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軍子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制科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誦宅並密收入內行檢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

孫每制敵推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綱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檢行檢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調選行檢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十公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檢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智王方翼光金毗到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靈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實多此類也行檢嘗令暨人合藥請軍角磨膏送者誤遺失已而惟懼潛冀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合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失亦逃行檢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通劄大獲環寶餐酋將士願觀之行檢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大彩殊殊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示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檢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親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並分給親

唐書五十四

十

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爲侍中以恩例贈行檢爲太尉
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鄆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于低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成功大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有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安厥爲大贊帝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儼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安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優旌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羣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選兵部侍郎十七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雄城前軌各壹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綰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誠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傳百寮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諡朝三月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事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

唐書一百四

十一

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證以其用循資格非變勸之道建議證為克時人以為希尚意言上聞而特下詔賜證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輩述以改證為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從之印綬寵被宅第唯德是哀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見例所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明之勳居講誨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稱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悅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閭閻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馮繁恬力猶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

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得術儒將之雄者也太后預政之時刑峻如鑿多以諛佞希恩而舉城觀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漢吏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其謬證有涉陳壽短武侯應廢之論乎非通論也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唐書一百四

十一